

于霁夫

著



祖屋

ZU WU

回得去的故乡
回不去的祖屋
烽火连天的岁月
跌宕起伏的经历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于霁夫

著



祖屋

ZU WU

回得去的故乡，
回不去的祖屋；
烽火连天的岁月，
波澜壮阔的个人史。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祖屋 / 于霁夫著.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145-1117-8

I. ①祖… II. ①包…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5286 号

祖 屋

于霁夫 著

责任编辑: 何江鸿

责任印制: 岳 珍

出版策划: 马 健 周 炜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院科贸楼

邮 编: 100036

电 话: 010-85869872(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2

字 数: 54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开篇寄语

笔者自幼就喜欢听人讲故事。大多孩子都喜欢听《封神演义》《穆桂英挂帅》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摆阵破阵情节，我也喜欢听强者呼风唤雨弱者旗倒兵溃的描述，但更喜欢摆阵破阵的细微点评，渴望用故事里的智慧开启自己的天眼，长大后能看穿世界。

我出生的那个渔农村有个绰号叫“王二”的鳏夫，生父盼他发家，特取名王顺发。顺发在家排行老二，因不喜耕渔，哥哥怕弟拖累自己，没等爹离世就撵他出户单居。村人说顺发不该投胎乡野，嘴皮子功夫虽算过硬，但肚皮子却很干瘪。因此，姑娘媳妇都说他不务正业，没一个情愿和他迎面相向的。可他从不觉得自己少了什么，大人孩子便一齐呼他“王二”。

“二”在乡间是指男人下身那个不可随意见天的物件。顺发听了觉得反胃，但如不回应，乡邻会再往他脸上抹些黑灰，“没老没少”。因此，面对持久的呼叫，他只好勉强点头应允。

但他却是我少年时的崇拜对象，只因为他嘴里的故事高潮迭起品味无尽。例如，在讲到李靖与爱子哪吒断绝父子关系时，他会添加哪吒在剔骨脱肉前“挥泪化细雨，云雾蔽南山”的刻画。我当时就琢磨，哪吒的眼泪为什么不化作瓢泼大雨？长大后才明白，依哪吒当时的心情，“挥泪化细雨”比“瓢泼大雨”更有意境。

我对王二很感好奇，向奶奶讨教他的来历。奶奶告诉我，王二在少年时就缺少乡人“勤劳守家”的本分，喜欢游逛，后人叫“旅游”，把讨饭



祖屋 和流浪当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不觉羞耻。哥哥骂他没出息。他说，俺连奉天哪家店铺的幌子是什么颜色都记得，没上过学，却会说日语，跟沙俄又混了抖舌头的功夫，你会什么？“半条船三亩地，一年到头饿肚皮”，俺也不用你供养，你凭什么看不起俺？

我到十六七岁时，王二早就由“盲流”变成规规矩矩的“拱土猪”了，没人再找他讲“阶级阵线不清”的故事了。但只我是例外，总愿私下求他讲走南闯北的奇闻怪见。因之，本人才有幸得知发生在东北的许多古今事变。

除了王二，奶奶和姥姥也是我青少年时的说书人。她俩的故事主角是活生生的自己、家人和乡里乡亲，情节具体生动，人物活灵活现，再加上我“生在伪满洲，长在红旗下”，亲身经历了辽南滨海的雪雨冰霜。于是，20世纪初中期的家乡历史便在我的心头烙印了深深的紫痕。

退休后，我不甘寂寞，想来想去还是把历史的记忆留存下来才是一代人的正经作为，又何况，曾是“中共地下党”的老爹正是那段历史的践行者。

可是，我又担心真实记叙会招惹是非，犹豫了好久才最终拍定，不管自己有无文学创作天赋，还是用虚构故事把史实和精神留存下来比较稳妥。

我家乡的经历是中国文明行进中的一幕窄镜头，我的故事是那个时期的辽东微缩，是后人翻阅宏大历史长卷的引子。我想让自己的儿孙记得这忽闪即逝的片段，知道他们的前人曾这样活过，并养育了他们。

我发小就想跟王二学讲故事，但到老才如愿。可我讲的不是演义不是神话，而是真实过客和世事的转换与编撰。我要借以提示儿孙，人类文明在进步中总会遇到羁绊，但它仍然会踢开一切障碍朝前行进。真文明不会让朴实的平民失落，甘愿给权贵做手杖的文明是假文明。真文明只存活在善于总结历史教训并认真改正错误的世途上，且途无止境，并需后人一代代披荆斩棘去拼搏争取。



目 录

第一篇 簸箕庄的由来.....	001
(一)	001
(二)	003
(三)	006
(四)	011
(五)	015
(六)	022
(七)	028
第二篇 朦胧雪的流转.....	036
(八)	036
(九)	042
(十)	051
(十一)	057
(十二)	066
(十三)	072
(十四)	083



祖 第三篇 独立旅的使命..... 093

屋	
(十五)	093
(十六)	104
(十七)	112
(十八)	122
(十九)	130

第四篇 生死义的安寝..... 141

(二十)	141
(二十一)	152
(二十二)	167
(二十三)	178
(二十四)	192
(二十五)	202
(二十六)	211
(二十七)	216

第五篇 迷茫阵的坚持..... 227

(二十八)	227
(二十九)	237
(三十)	249
(三十一)	255
(三十二)	268
(三十三)	280





第六篇 虎山凹的奇遇.....	295
(三十四)	295
(三十五)	303
(三十六)	313
(三十七)	326
(三十八)	336
(三十九)	342
(四十)	353
第七篇 落晖时的别离.....	360
(四十一)	360
(四十二)	370
(四十三)	379
(四十四)	388
(四十五)	405
(四十六)	413
(四十七)	420
(四十八)	428
第八篇 来无形的伤害.....	436
(四十九)	436
(五十)	451
(五十一)	461
(五十二)	469
(五十三)	479





祖	(五十四)	493
---	-------	-----

屋

第九篇 天云里的飞剑..... 501

(五十五)	501
-------	-----

(五十六)	510
-------	-----

(五十七)	519
-------	-----

(五十八)	535
-------	-----

(五十九)	543
-------	-----

(六十)	555
------	-----

(六十一)	562
-------	-----

第十篇 去无踵的醒觉..... 573

(六十二)	573
-------	-----

(六十三)	583
-------	-----

(六十四)	593
-------	-----

(六十五)	601
-------	-----

(六十六)	604
-------	-----

(六十七)	608
-------	-----

第十一篇 恩怨录的展痕..... 623

(六十八)	623
-------	-----

(六十九)	627
-------	-----

(七十)	639
------	-----

(七十一)	650
-------	-----

(七十二)	658
-------	-----





第一篇 簸箕庄的由来

(一)

谁也说不清它到底和山岚、大海相伴了多少岁月——一个苍老的、生气永存的、不大不小的渔农村——因地形地貌类似古人的用具——簸箕而得名——富簸箕庄。

作为家私簸箕，本没贫富之别，只看它落在谁家，富家的簸箕自然是多与粳米白面磨擦，而贫户的簸箕必定要和糠秕结缘。但不管贫家富户，凡住家过活的，谁都离不开它。簸箕庄的人们渴望这家私能给自己捋来珍珠玛瑙，便在簸箕的前头添加了个“富”字，渴求这片土地能照应儿孙后代丰衣足食。

几百年过去了，庄人自己确实把个“富”字呼得爆豆一样的脆响，可呼声始终也没能溢过簸箕的周缘，邻乡人更不情愿，呼叫时只喊仁字——簸箕庄。

此庄三面环山，一面朝海，状如敞口簸箕在撮大海的浪花。高耸入云的虎山正威严地卧在它的侧后，斜伸的山脊仿如粗壮的虎腿，把簸箕紧紧地抱扯在嘴巴底下，仿佛在尽永续看护义务，不弃不离。一条蛇形溪流从庄后的山谷间蜿蜒淌来，把簸箕割成均等的左右两畔，天长地久风雨淘选，庄人便依据家境的参差，或自觉定居右畔，或甘心固守左畔，蛇溪便变为





祖 庄人心里的贫富界线，且随着日月的变迁，差别越是泾渭分明起来。

屋 其实在人足未踏之前，簸箕里原本就是片林子。只因移民渐增，耕地逐扩，其中的风水自便随着移民的眼界、喜好及是否惜力而运转起来。左面，地势平缓，开荒省力，土地年年外延，树木月月缺失，最终便成为庄人果腹的依靠之处。而右面，丘坡错落，怪石层叠，树老根深，景象天造，自然是匠心人造屋的争选之境。因此，东西两盘人的活法及面貌，也逐渐发生了差异，久而久之，庄人便以蛇溪为界，悄悄编出个“右富左贫，西闲东累”的说法来。

但外村人对富簸箕庄的评价却微词颇多，“别的不说，仅看簸箕人吃的和拉的一样多，就知道他们的肠子没挂油水，那‘富’字猫错了地界，你自己呼富没用，推出个嘴丫子流油的在人前显显，让七八岁的女孩穿开裆裤，还整天喊‘富’，臊死人了。”

富簸箕庄的小辈听了不服，用另一种解释帮自己辩驳，“只怨爬地的是条蛇溪，如是条龙河，俺肯定不会这么寒碜”。也有的说，“都怨簸箕口太畅，钱财都被颠簸出去了”。风水先生看了说，“你簸箕口直冲大海，本该进财如涛，只怨你们生来没福分承担那大势”。但庄里的长辈对子女却是另一种教诲，“古人有言在先，嫡亲望好，邻家望倒。咱不听那些粪草屁话，富贵在天，命有定数，不可强求，凡和命拗劲的，都不会有好果子吃，不管上天扔给你什么，接着就是了”。

如此，富簸箕庄的人便一直揣着世代难解的疑惑，向土地求福，冲龙王讨运，熬过了漫长的皇统岁月，度过了亡国的伪满时光，直到“八·一五”光复那日，才迎来为存活而继续辛劳的希望之晨。

一九四五年冬月初始，头场夜雪就给簸箕盛满了厚厚的洁白，在辰时把雪帘收拢了以后，瓦亮的朝阳便焦急地把庄子抹上了耀眼的银辉。从北山南望，一排排房屋就像一鼎鼎并列的元宝，齐齐整整地码放在簸箕当间，其中最大的一锭正紧靠着蛇溪的西岸，在阳光里分外醒眼夺目。

那户人家的房前屋后遍围着苍劲婀娜的梨树，枝枝挂絮杈杈兜玉，在



清冷里稳健地摇曳着稍头，树周还不时地飘洒起纷纷扬扬的晶莹雪花。

古村老宅独特景观，引逗路人对它突发羡慕，只因为它几乎把全庄晨雪的光彩全都占尽了。没有疑问，它一定是全庄唯一的一户富庶门庭。

但你如稍稍细看，它却只有三间正房，缺少深宅大院的厚重。而且，富户都讲究独门独户自成庄园，恨不得离贫家越远越好，怎么会在平民堆里挤挤插插只盖那几间屋子？那儿地下藏金吗？

可是，瞧它那“羊群里站条叫驴”的派头，又绝非贫户人家所能为的。

因此百年来，无论是外乡人还是本村人，总是对这家的由头满怀猜测，觉得来路蹊跷。

因而，随着庄史的延续，有关那幢房屋的传说，也便翻着样地添枝加叶越洎越多，越扯越奇。

(二)

别的不讲，单说这院落与四周人居的不同之处，就能叫人瞠目结舌。在近处着眼，它没有豪宅的斗拱、高脊、黛瓦，门窗选料全是硬杂山木，质地坚实光滑，不挂油漆，本质本色，粗细木纹清晰可见。为耐得住日月之曲和防潮防腐防裂防变，一撑一方都用了“鲁班火工”。内窗楞方的拼接，即使仅是食指粗的一根木条，也榫卯相连，严实合缝得就像自然长在一起。边框里镶嵌着巴掌大的篆“寿”，寿字围着荷瓣，荷瓣拥着窗芯，窗芯是金贵的西洋彩花玻璃。更出奇的是，东北人说“关东山中有一怪，窗户纸要糊在外”，但这家的窗纸却糊在里面，说是为了让人进院第一眼就能看



祖屋 见毛白窗纸存托精巧木工工艺，不然就白瞎了匠人的用心。窗纸上还涂了豆油，这会让糊纸结实耐久，并多给屋里透些光明，且夏能防雨，冬不挂霜。

再看那房子的外墙，从下到上清一色的斧凿青石，每块都见楞见角，连豆大的破损都难找到。整个墙体虽没一处雕刻，但石匠的凿技之高已清晰可见。石缝间填构的白色泥胶，虽经百年风吹雨打，却没一处脱落，外人传说，那是秦始皇垒长城的秘方，大黄米浆拌石灰，泼滚烫猪油，掺入短细麻丝，反复搅拌捶捣成泥，因此，万里长城才永不倒。

如再细看，就连那屋檐都比别家宽出半尺，长檐流水，水滴处码着用整条长石拓成的石沟，沟的尽头罩着石算子，算下藏着窄口宽肚的水窖。据传，乃是这家过日子的传代法宝，即窖水便是储财，肥水不外流。

更有意思的是，檐拱下那一溜两行的燕窝，只要不是年久脱落或自然破损，绝不许大人孩子沾指毁坏。如此对比，这家就成了春燕最安宁的居处，每逢暖风花开，燕雀纷纷飞来踩点占地方。庄人说，那是他们家的金窝银窝，眼珠窝。

好个乡风人家，女儿水灵，男儿壮实，诚实为人，仁义处邻，凡事大气得体，举止干净利落，对比四围邻居那低矮的小门小窗，和守着水也三日不洗脸的粗里糙外，以及人前人后先为自己打算的活命方式，这户人喘的可是另种气息。

听人说，在这栋房子刚建成那会儿，确有外乡财东不辞辛苦赶来细瞧，瞧得心血来潮，横心要比照动土。可比来画去，仅那窗饰和圆拱，满乡下就找不到一个工匠敢接活的。因之，人们便得出了结论，这户的居家造房创意绝非常人所为。

如进屋去瞅瞅，其中虽没有官富必备的“千工床”，更无流传千年的贵户时髦——“东阳木雕”，可耕种、捕捞必需的家私、箱具，件件井井有条，个个有模有样，一打眼就让人觉得整洁舒服，绝不像锄倒犁翻的泥巴门里。如扫视下房间，宽大豁然的能让人眼睛发直，“要不是家口多，干什么修



一铺能躺十条汉子的火炕？丈八屋地可练身打拳。”对此，就连这户的后人也疑问前辈，“搞这么大有什么用处？这得费多少银量？”

至于那柏木隔墙、薄板挂顶、四季松香洋溢的装饰，更是世代守家在地的乡间贫子难以想象的。

如从后山望那院落，丈八高墙，四围坐北朝南，高顶大屋端端正正地矗立在坪坛之上，少说也拔出别家三尺头。坪坛铺着四柞宽的长方条石，从坛下到坛上要踏过三层石阶，院里有数棵高大斑驳的杏树，靠墙边的几棵还把枝条伸到了墙外，这布局着实让秀才联想起“满院粉红关不住，秀枝试探邻家心”的蜂飞燕舞时节。

房子的后身离围墙约有丈宽，房墙装有后门后窗，墙根铺着流水石沟，石沟与围墙之间是一溜错落有致的沃地，紧靠围墙是密麻的樱桃树，其余田段可栽种蔬菜、地果。如此寸土不荒，檐水滋润，自给自足绰绰有余。

前院大门是坚不可摧的柞厚门板，门面打着成排的圆钉，利斧也只能砍它个皮毛。要想把大门推开，连男子汉也得咬牙拼力。院门顶苫着双坡苇子，盖下的空地至少能停两架马车。

总共三间正房，用得着这么绅士的院门吗？懂行的都看了，越看越觉别扭。

还有，一把磨得冒着亮光的竹捆扫把常年固定放在院门左边。说这是为便利房主一进院就能拿起它清理杂物的安排，要是有人挪了扫把，等同违了家规。

将扫把依放在院门旁边，证明这户房主时时都在守护着祖传的家当，它在告诉后人，你只能往里扫，不准朝外倾，代代保证不丢祖宗的颜面。如此，那扫帚也不知更新了多少把，但它的功能却早已悄悄地化成了这户人家接力相传的祖规家法，无论房主抱起它还是放下它，都是一家之主的权威象征。可见，这家后人尽心尽意地照看祖上传代遗产的意志是多坚定。

有心人还注意到，那么好的一个院落，如真的讲究福贵，为什么没有安放护宅石狮？是建宅时遗漏了？或有其他讲究？



祖屋 听说，仅此就是段令人憧憬的小故事。当初建房时，不仅院门两旁安放了一雌一雄的怒目坐狮，而且正房门边还趴着两只一睁一闭的慈目卧仔。可当时的家长知道自家只是个世代的庄户，屋里没有可麻烦兽王看护的贵重器物，弄不好还会招来红眼。他望来看去总觉得心里别扭，等新房上梁过了百日的夜里，便找人帮着把四个石狮悄悄地搬了，在自家院里挖了个深坑埋了，入春又栽了杏树。多年以后，不见外的亲戚来访时总会问：“这五棵树的苗子原本都一边大，怎么只中间这棵长得壮实？”问了也白问，这家只以笑回应。

富簸箕庄前后三街，民房一字排开，横跨蛇溪两畔的木桥就建在这户人家的房子东头，把所谓的“东贫西富”连为了一体。

这家虽居蛇溪右畔，院子宽畅，房子高大，但并不等于屋里装满了元宝，如与外乡的真富相比，其实连阔绰的资格都够不上。可在本村穷人的眼里，仅瞅那院落的派头，即使不够地主老财，也该是地富的管家帮手，或至少是与官家来往密切的“大爷”。当地人嘴里的“大爷”可不是什么尊称，重音不在“大”上，而在“爷”上。只这么简单地把重音朝后挪了一位，那意思可就完全变了。

(三)

说来没人会信，这院确归一户世代靠耕种捕鱼过活的赵氏人家所有。

赵氏先祖在明朝崇祯末年从胶东移居辽南，移民建言说，皇太极占了



大半辽北，如再占辽南得了海洋，满人就如鱼得水，很快会霸占整个东北，将与大明分庭抗礼，甚至入关。建言让崇祯日夜不得安宁。因此，朝廷紧逼不舍，催促加快移民，用汉人的躯体筑起阻挡满人的壕墙。

但那时的朝廷已腐败堕落，奸臣当道，只管催移不管安置，像赶羊一样把人赶过海峡，大老远地抬手一指说，“往东走，就那一片，愿住哪儿住哪儿！”

因赵氏祖人对大海亲近，一家人便一直沿着黄海北岸东行。路上，家主骂道：“狗官说的是人话吗？拿俺当牲口，赶哪儿是哪儿，这个杂种。”官府不派人带路，骂也是骂给自家人听。

这日，一座高山挡住了赵家的去路，磨破了脚掌的家主走不动了，坐在地上望着高山说，这山像只卧虎，挡着不让俺走了，那咱就在这里安家吧。

举目无亲的移民携儿带女千里奔波，官府不给半文补偿，只能白手起家重立灶锅，一家人围着虎山挑选可居地段，最终看上了虎头下簸箕样的山洼，便放下担儿的挑筐，动手就地取材编篮垦土，临水靠林搭建棚户，成了洼里的首居。

为节省力气，在西山脚下一片有草无树的斜坡上，累断了腰筋，一镢一镐地开出了五亩土地。至今，百年过去，从没过东片与邻争过寸壤，地亩仍是先祖留下的那么大一块儿。

随后，各方杂姓才跟着挤进了“簸箕”，大家联手毁林开荒造屋，洼中便慢慢长出个庄子，赵家渐渐就被人围在了庄子的中间。耕田的方位虽没法挪动，但那田却比四周邻家的多了些妩媚阳光，更少有台风扑打，地势越耕越平坦开阔，壤逐肥，土渐沃，尤其地头上的那股泉眼，冬天不冰盛夏不热，总在滋滋润润。赵家坚信，只要耕作精细，侍弄勤奋，多施粪肥，无论天老爷发不发疯，它总能旱涝保收。因此，这五亩田便成了赵家的传代之宝、活命之本。仅仅五亩，但完全可以保证：只要赵家的儿媳能生养